



庆 祝 中 国 政 府 恢 复 对 香 港 行 使 主 权

中国艺术大展作品全集

刘 海 粟 卷



1346308

J221/052

刘
海
粟
卷

中国艺术大展作品全集

庆祝中国政府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

重庆师大图书馆

重庆师范大学
学前教育学院
图书馆

J221
052

中国艺术大展组织委员会编
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



CS1521897

中国艺术大展作品全集编辑委员会

总编

卢辅圣 田 丹

副总编

李维琨 何 冰

委员

薛锦清	柴 宁	夏硕琦	曾晓田
茅子良	诸 迪	何耀华	卢 炯
徐庆平	林 木	张 胜	王兆荣
张桂铭	金尚义	广 军	贾方舟
曹锦炎	王瑞霖		

刘海粟卷

执行主编

张桂铭

封面设计

肖 勇

责任编辑

茅子良

中国艺术大展作品全集·刘海粟卷

中国艺术大展组织委员会编

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钦州南路81号 邮政编码 200233)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雅昌印刷管理集团北京印刷学院实习工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8 印张10 字数 28千字

1997年5月第一版 1997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500

ISBN 7-80635-120-5/J·913 定价: 168.00 元

(精装) 印数: 1-1997

ISBN 7-80635-134-5/J·928

(1-15卷) 全集定价: 5680.00 元

中国艺术大展组织委员会

主任

刘忠德

副主任

李源潮

徐文伯

潘震宙

张百发

胡昭广

万嗣铨

龚学平

曲维枝

徐志纯

肖祖修

窦瑞华

委员

谭 斌

王 华

曲润海

陶纯孝

孟晓驷

孙维学

尹志良

程天梁

王 琦

于长江

邹祖烨

叶厚荣

钱林祥

姚 欣

田军利

侯湘华

田 丹

干树海

高传河

连晓鸣

李中贵

肖 峰

雷正民

杨力舟

曾晓田

何 冰

袁 彬

卢辅圣

姜一冉

刘泽源

关 兰

陈秉义

王明旨

陈冬亮

廖静文

徐庆平

夏伊乔

杜乐行

卢 忻

曹锦炎

王长寿

徐 雄

何天祥

郭汝魁

王川平

展览总监

田 丹

艺术总监

何 冰

行政总监

曾晓田

办公室主任

曾晓田

办公室副主任

金克弘

李建民

李延轩

邵 彬

柴 宁

吕 林

秘书

姚志华

冯 宇

黄 啸

陈 浩

法律顾问

赵晓鲁

吴一丁

中国艺术大展策划人

田 丹

何 冰

郑柯军

曾晓田

柴 宁

中国艺术大展艺术委员会

总顾问

吴作人

顾问

蔡若虹

王朝闻

华君武

王 琦

李少言

黄永玉

秦 征

张 仃

彦 涵

刘 迅

黄 胄

潘絮兹

李 琦

名誉主任

关山月

主任

吴冠中

副主任 (以姓氏笔画为序)

卢辅圣

刘文西

刘勃舒

白德松

许 江

李焕民

肖 峰

何 冰

李中贵

宋源文

张桂铭

陈钧德

袁运甫

徐庆平

曹锦炎

常沙娜

曾竹韶

靳尚谊

雷正民

詹建俊

潘公凯

委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广 军

马一平

王世潮

王兆荣

王宏建

王纯杰

王受之

王复羊

王续希

王曾伟

王蕴强

韦尔申

韦启美

水天中

文 楼

方增先

尹定邦

邓平祥

邓福星

卢 忻

叶毓山

叶毓中

田金铎

史超雄

白澜生

皮道坚

司徒兆光

朱乃正

全山石

刘大为

刘文湛

刘国华

刘春华

刘骁纯

刘曦林

孙为民

牟 群

苏秋平

李 翔

李天祥

李毅峰

杨 尧

杨力舟

杨必位

杨夏蕙

杨悦浦

邱瑞敏

何孔德

妥木斯

沈柔坚

宋惠民

张 昌

张 胜

张 骥

张丁木

张夫也

张宝玮

张祖英

张绮曼

陈汉民

陈幼坚

陈秉鹏

陈绶祥

邵大箴

范迪安

林 木

林兴华

林衍堂

林磐耸

尚 扬

金尚义

周长江

赵 萌

郑叔方

单国霖

郎绍君

胡昌建

柳冠中

施大畏

俞晓夫

哈孜·艾买提

闻立鹏

祝 斌

祖绍先

姚有多

贾方舟

夏伊乔

夏硕琦

柴 宁

钱绍武

徐文彬

徐世荣

徐昌酩

高 虹

高济民

梁 栋

屠舜耘

唐小禾

诸 迪

盛 扬

符易本

章永浩

梁明诚

梁 栋

靳埭强

简召全

陶如浪

隋建国

葛维墨

韩书力

程十发

程允贤

靳埭强

潘行建

简召全

廖炯模

廖静文

熊 明

缪鹏飞

黎 明

潘 鹤

潘行建

潘昌候

潘锡柔

潘锡柔

潘嘉俊

秘书长

刘骁纯

邓福星

副秘书长

邓平祥

叶毓中

陈绶祥

刘国华

学术秘书

柴 宁

谢晓全

黄 啸

目 录

前言	刘忠德 1
序	吴冠中 3
论刘海粟	丁 涛 5
图版	13
图版索引	63
刘海粟年表	65

前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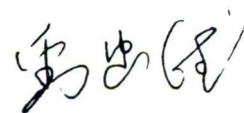
1997年7月1日,我国政府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这是中华民族一洗百年耻辱的重大事件,是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重要里程碑。包括港澳同胞、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和海外炎黄子孙无不为之扬眉吐气。

为了庆祝香港回归祖国,文化部主办了“中国艺术大展”。这个大展,以爱国主义为主题,以中国人民百年来反抗外来侵略和争取收回香港的斗争为题材,表现和反映了人民群众庆祝香港回归的喜悦心情。因此,它既是一项大型美术创作展出活动,又是一项具有重要意义的政治活动。

“中国艺术大展”在中国美术家协会、北京市文化局、上海市文化局、天津市文化局、浙江省文化厅和重庆市文化局等单位协助下,经过近一年的筹备,组织创作和征集到一批庆祝香港回归祖国的美术作品。从总体上看,这次大展比较全面地展示出近年来我国美术创作的艺术水平。

在香港回归祖国这一伟大历史时刻来临之际,“中国艺术大展”隆重地开幕了。大展组织委员会把在“中国艺术大展”中展出的作品汇集成册,是一件有纪念意义的事。

在此,我代表文化部向协助举办“中国艺术大展”的各有关单位,向热情赞助这项活动的各实业单位表示衷心的感谢!向积极参与创作的美术工作者,向为组织这项活动付出辛勤劳动的有关专家和同志们致以崇高的敬意!向所有关注和支持“中国艺术大展”的朋友们和各界人士表示诚挚的谢意!



1997年5月

序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美术创作进入了建国后最活跃的时期。在北京，即使天天看美展也看不过来，这种群众性的美术创作热潮是提高和发展中国美术创作的巨大基石。香港回归，是全世界炎黄子孙都欢欣鼓舞的大事。为庆祝这个重要的历史时刻的到来，由政府主办“中国艺术大展”，并以“体现爱国主义、歌颂祖国统一、弘扬民族文化”为主题，以“展现中国当代艺术家及海外华人艺术家的艺术成就”为主旨，大展在开始筹办时就提出了“时代性、经典性、历史性”的目标，是顺乎人心、合乎民意的，因此得到了广大美术工作者的热烈响应。

中国美术有值得骄傲的古代传统，但我们的现代美术创作还在探索和发展的过程中。为了中国美术的发展，乱封“大师”、“精品”的风气不值得提倡，搞歪门邪道进行自我包装更应该抵制。这些只能降低中国美术的水准，不利于中国美术的提高。中国现代美术要以自己独立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自强于世界现代美术之林，还要通过一代一代的美术家坚持不懈的努力。对此，我们应该有十分清醒的认识。



1997年5月6日

论刘海粟

丁 涛



1994年8月7日，一代艺术大师刘海粟逝世于上海，引起了海内外特别是美术界的震惊。他的精神及其在艺苑辛勤耕耘近一个世纪的光辉业绩，为民族文化史册谱写了灿烂的一页。从中央领导到海内外文化界众多知名人士，纷纷发出唁电、唁函，抚慰英灵、寄托哀思。

“刘海粟教授是我国新美术运动的拓荒者，现代艺术教育的奠基人。自1912年创办中国教育史上第一所美术学院起，以其学贯中西、艺通古今的渊博学识，为国家培养了大批美术人才，以其中国画、油画、诗词、书法、美术史论等方面的卓越成就，饮誉中外，将毕生精力贡献给祖国和美术事业。”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教育委员会1994年8月9日发出的唁函。

“刘海粟先生是饮誉海内外的杰出的美术教育家和艺术大师，是我国新美术运动的拓荒者和现代艺术教育的奠基人。他学贯中西、艺通古今、成就卓著，为发展我国文艺事业、加强我国同世界各国文化交流，作出了重大贡献。……我们要学习他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崇高品德，学习他一丝不苟、严谨治学的科学态度，学习他兢兢业业、诲人不倦的优良作风，为我国艺术事业的繁荣和发展作出贡献。”这是1994年8月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发出的唁函。

“拓荒者”、“奠基人”的定评，“卓越成就”、“重大贡献”的盛誉，使历史的瞬间定格为永恒；为一位披荆跋涉、忠于实践的真谛、终身追求真善美的艺术家，为一位与现代美术发展史同步、不计毁誉、将艺术奉献给祖国和人民的艺术家，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为刘海粟坎坷曲折、多姿多彩的生命历程，标明了辉煌的座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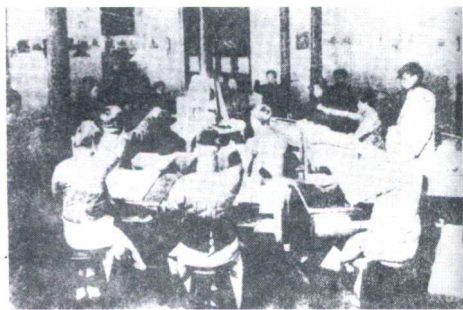
近一个世纪的人生，刘海粟对中国美术及美术教育作出的杰出贡献，很难以一篇文字尽述。本文试图从刘海粟的创业精神、艺术追求、教育思想、报国之心四个方面简要地作一剖析。

一、可贵的创业精神

刘海粟的青少年时代，正值中国社会大变革的时代。1911年推翻封建帝制的辛亥革命运动，1919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使中国的上空，滚动、轰鸣着变革的风雷。

1912年，17岁的刘海粟与其画友乌始光、张聿光、丁悚等一道，抱着艺术救国的认知，以拓荒者的胆略，在上海创办了“上海图画美术院”（后更名为“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从此揭开了以专门学校从事美术教育的序幕。创办宣言有三条：“第一，我们要发展东方固有的艺术，研究西方艺术的蕴奥；第二，我们要在极惨酷无情、干燥枯寂的社会里尽宣传艺术的责任，因为我们相信艺术能够救济现在中国民众的烦苦，能够惊觉一般人的睡梦；第三，我们原没有什么学问，我们却自信有这样研究和宣传的诚心。”明确的宗旨及其从肇始到发展壮大的长期延续性（直到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调整为止），奠定了“上海美专”为我国第一所美术院校的历史地位。

回顾当年的新兴艺术教育，大抵发轫于“废科举、兴学堂”的时代氛围。1902年由李瑞清创立的两江师范学堂，曾于1906年特别增设了图画手工科，可惜招生两



上海美专的静物写生课

个班后即告中辍；同时，北方保定优级师范，也援例开办艺术科一班；上海徐家汇土山湾教会内，也有以油画表现宗教题材的美术训练，教员均为法国传教士（并不公开招生）。上述虽非专门学校，但毕竟显露了中国现代艺术教育的曙光。此外值得一提的是，1911年夏，周湘创办的显然具有培训班性质的“布景画传习所”（刘海粟、乌始光、丁悚等都曾是该所学员），遗憾的是限于人力、物力不足，又无健全的组织，在艰难撑持中不久停办。

有鉴于此，作为富于生命力的独立的美术学校，上海美专的崛起才获得了不寻常的意义。中央美术学院在1979年内部刊印的《中国现代美术选讲纲要》中，对上海美专早期的历史作过充分肯定性的评价：“从1912年到1921年这十年间是上海美专迅速发展的十年，在这十年中不难看出新文化运动对它的影响，而上海美专也正是在新美术运动中起过相当的作用，而被载入史册。”

刘海粟在上海美专的主体地位，具有历史的确定性。上海美专创办之初，由于年少，他自任副校长，而由年长的乌始光和张聿光先后担任校长。几年后即出任校长（延续近四十年），丁悚任教务长。诚如《中国大百科全书·美术》卷所记：“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中国现代第一所私立美术学校。刘海粟长期任该校校长。”叙述是可信的、符合实际的。

刘海粟的创业精神，突出表现在勇于开风气之先，独绝流俗、超越寻常。例如，在弥漫着封建气息的土地上，于1915年首倡人体模特儿写生，并因此被斥之为“艺术叛徒”、“教育界的蠹贼”。围绕“模特儿”事件的论争，前后达10年之久。刘海粟的对手，是一批身居显位的封建卫道士，上至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下至上海正俗社社长姜怀素。对抗，需要冒着随时被拘捕的危险。刘海粟则不畏强暴，据理力争，终于在进步舆论的支持下，把握胜券。从此，艺术教育中使用模特儿得到了确认和推广。有必要说明的是，据传1914年李叔同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图画手工专修科采用男性裸体模特儿供学生写生，虽亦属可贵，但却未能形成社会性的效应。从对“人体模特儿”倡导角度考察，刘海粟显然功不可没。说他“首倡”，是有着丰富的、可歌可泣的实践内容的。

刘海粟曾在1918年为创办中国第一本《美术》杂志而撰写的《发刊词》中说，“昔拿破仑有言：‘英雄之字典无难字。’可知世界事业无不由难而易”，“若人人存一畏难之心，固步自封，此学术终无显明光大之一日”，等等，表明了刘海粟知难而进的创业精神。同年12月29日，鲁迅在《每周评论》第2号发表题为《美术杂志第一期》的评介文章，高兴地表示：“开创之初，自然不能便望统一。就大体着眼，总是有益的事居多，其余记述，也可以看出主持者如何热心经营，以及推广的劳苦的痕迹。”

除上述之外，刘海粟在艺术办学中制定新式学制，实行男女同校，为杜绝学生的师承模仿习气而废除考试和记分法代之以严密的成绩考查，把野外写生纳入教学内容等等，在中国现代美术教育的初创期，都带有明显的开拓性而示范给后来者。

二、持恒的艺术追求

对艺术的忠诚、执著，对生活的钟情、热爱，贯穿于刘海粟的整个生命历程中。

本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中期的两次欧游，是刘海粟艺术生涯中的闪光篇章。他“力学苦读，旷观大地”，遍访欧洲诸邦，参观了许多著名的博物馆，并与当代



17岁创办上海美专时留影



1919年所作的油画风景



1928年在瑞士留影



1930年6月
与傅雷等访问巴黎美术学院院长



1934年2月
在德国柏林大学东方语言学校

欧洲著名画家裴那、阿孟琼、梵钝根……以及汉学家赖鲁阿、文学家泌宁等讨论艺术；同时，抓紧时间用心临摹大师们的佳作，如提香的《耶稣下葬》、伦勃朗的《浴后》、德拉克洛瓦的《但丁之小舟》、米勒的《拾穗》等等，从中尽情汲取艺术营养。此外，除了举行展览、应邀讲演、参加集会，还努力画了许多幅油画。第一次欧游回国，1932年在上海举行画展，展出欧游作品109幅之多，如《巴黎圣母院夕照》（1931年）、《威尼斯之夜》（1931年）、《卢浮宫之雪》（1931年）。其中《巴黎圣母院夕照》，写圣母院为颤动、变幻的夕阳余辉所控罩，玄奇、凝重、华美、瑰丽，感人至深。另有作品《卢森堡之雪》，为法国国家美术馆收藏，殊属难得。法国学者赖鲁阿教授在刘海粟旅欧展览会序文中称赞道：“看他在卢森堡朔风冻云中所写来的雪景，枯枝盘错，在力的韵律中表白他的无声的诗意。”同时在序文最后说：“刘海粟确是一位‘大师’，在这字的真意与古义上的大师，因为他有他的信徒。这不但是中国文艺复兴的先锋，即于欧洲艺坛，亦是一支生力军。”

与那些留洋镀金、虚掷光阴的纨绔子弟不同，刘海粟是以艰苦的努力去探索西方艺术宝库的。当时同在巴黎的著名翻译家和文艺批评家傅雷于1932年曾有文透露：“我有时在午后一两点钟到他寓所去，海粟刚从卢浮宫临画回来，一进门就和我谈他当日的工作，谈伦勃朗用色的复杂、人体的坚实，……以至一切画面上的新发现。半小时后刘夫人从内面盥洗室中端出一锅开水、几片面包、一碟冷菜，我才知道他还没有吃过饭，而是为了‘物质的压迫’，连‘东方饭票’的中国馆子里的定价菜也吃不起了。”安于物质的窘迫，索求精神的富有，这本身就是一种艺术人格的象征。在同一篇文章中，傅雷还说到：“廿年后，他海外倦游归来，以数年中博得国际荣誉的作品与国人相见。学者名流，竟以一睹叛徒新作为快；达官贵人，争以得一笔一墨为荣。这时候，他战胜了道学家（1924年模特儿案），战胜了礼教，战胜了一切——社会上的与艺术上的敌人，他交游满天下，桃李遍中国，然而他是被误会了。”“我们读到法文人赖鲁阿氏的序文以及德法两国对于他艺术的批评时，不禁惶悚愧赧至于无地：我们现代中国文艺复兴的大师还是西方的邻人先认识他的真价值。我们怎对得起这位远征绝域，以艺者的匠心为我们整个民族争得一线荣光的艺人？”“一个真实的天才——尤其是艺术天才的被误会，是民族落伍的征象。”傅雷这篇文章发表至今60多年过去了，今天党和人民给予这位“艺术天才”崇高的评价，这不正是民族兴旺的征象之一吗？

其实，即令在过去的过去，也已有相当一批有识之士，对刘氏推崇备至。早在20年代，著名的民主革命家、教育家、美学家蔡元培就曾在《京报》上撰文道：“刘海粟用了十四年毅力，在中国艺术界创造了一个新方面。……他的个性是十分强烈，在他的作品里处处可以看得出来。他对于色彩和线条都有强烈的表现，……处处又可看出他总是自己走自己要走的路，自己抒发自己要抒发的情感。”

如果说，欧游促使他在油画的研习和创作方面取得了关键性转机的话，那么从1921年开始直到1988年的十上黄山，他则得以在绘画领域特别是中国画领域找到了足以点化个性的最佳审美对象。他的一方印章“昔日黄山是我师，今日我是黄山友”，充分说明了黄山在他的艺术道路上的重要性。作品中的“大”与“力”，泼墨泼彩的那种奔放、激狂，都响亮地显示在一系列黄山杰作中。1988年9月12日“刘海粟十上黄山画展”在上海美术馆揭幕，当刘海粟及其夫人夏伊乔来到门厅时，济济一堂

的参观者欢呼雀跃，争相一睹大师晚年的风采。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江泽民，专门为画展撰写了序文，文谓：“刘海粟教授年方九三，十上黄山，啸烟霞，抚琴泉，与奇峰对话，临古松长吟，拥抱黄山，人山合一，跳出云海，吞吐黄岳，古所未闻，今亦仅见。更能抒健笔，化情为墨色，打破古今中西界限，尽兴挥洒，蕴藉无穷。”文中对海翁深入生活进行艺术创造并取得的高度成就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刘海粟画作中所喷薄出来的沁人心脾的笔情墨趣，带给人们的是身染自然玄奇的审美抚慰！

且不说其他，单就海翁不顾大耋之年，舍弃养尊处优，攀登黄山披襟临风地作画，就足以使人们咋舌、叹服！没有一种为艺术献身的精神，怎么可能这样如痴如醉！

20年代开始，刘海粟就曾表达过自己的艺术宏愿：“师欧美诸国之良规，挽吾国美术之厄运，截长补短，亟起直追，责在吾人，义无旁贷。”横跨大半个世纪，刘海粟践行了自己的宏愿。1994年3月16日他在上海举行的百岁华诞庆典上兴奋地总结道：“我一生追求真善美，一生坚持艺术创作，一生为艺术教育事业奋斗，……我一百岁还是开始，我还要创新，不断地创新。”

这种持恒的艺术追求和因此带来的丰硕成果，使刘海粟的名字与艺术辉煌联系在一起。

三、开拓的教育思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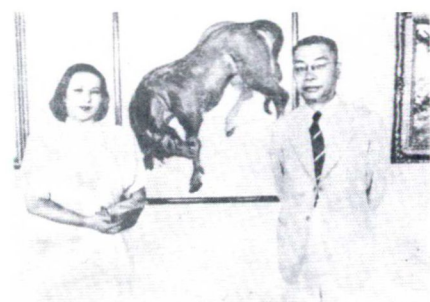
刘海粟并未受过高等美术教育，但是凭着他的天资和对事业的执著追求，在学识与艺术造诣上，远远超越了不少受过高等美术教育者。正像一生上学只有三个月却功德无量地发明了电话、电灯的伟大科学家爱迪生一样，也正像先为木匠后为“人民艺术家”的国画大师齐白石一样，他们都是令人崇敬、给人鼓舞的“自学成才”典范。成才的途径原本就是“条条大道通罗马”的。当然，毋庸讳言，作为培养人才的捷径，学校教育往往能收事半功倍之效。

刘海粟兴办美术学校，正是希冀在“干燥枯寂的社会”大背景下，迅速灼亮起育美的火种。“艺术教育就是把艺术的精神，通过教育以培养化人类美的本能和美的感情；同时还促使这美的本能和美的感情向外表现，普遍地培育出良善的健全的人类。”如是之说出于20年代，可见青年刘海粟就已具有远见卓识和博大胸怀。对艺术教育的这一整体命意及其社会功能的价值取向，使刘海粟的办学实践，从一开始就背离门户框范，而高扬“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旗帜，躬行“闷约深美”的治学方略。为了以美的教育“培育出良善的健全的人类”这一大旨，他广求英才、推进画室制，并注重全面素质的提高和办学层次的拓展。

刘海粟的导向带来的结果之一是，使当时各怀所长的专家学者云集于上海美专。西画系有李毅士、吴法鼎、王济远、江新、李超士、倪貽德、潘玉良、张弦等人，另有外籍教授普特爾斯基与斯托宾执教素描。中国画系有黄宾虹、潘天寿、张大千、吕凤子、谢公展、吴弗之、王个簣、郑午昌等人，执教理论的有姜丹书、傅雷、滕固、俞剑华等人，另有李健、朱复戡、顾鼎梅、马公愚等人教授书法篆刻。音乐系有黄自、贺绿汀、谭抒真、丁善德、马思聪等教授，还有琵琶名家卫仲乐、古琴大家郑觐文到校传艺。另一结果是，形成了颇为风光的多方位办学。上海美专既造就艺术专家，又培养艺术师资，还乐于帮助提高业余爱好者的水平。在普及与提高、



93岁时十上黄山



1947年与夫人夏伊乔合影



1989年12月
与郎静山、黄君璧在台北合影

专业与业余、学校与社会、理论与实践等辩证关系方面，力求统筹兼顾、配合有序，建构了一种从初级到高级(纵向)和不同学科、专业及不同性质的对象(横向)交叠进行的完整的教育体系。

刘海粟的开拓性教育思想，还体现在具体指导原则上。他在1923年《上海美专十年回顾》一文中说得很清楚：“学校的教学本来是活的，是要依着时代的发展而改进的，决不可以依着死章程去办事。……况且美专之在中国，要依什么章程也无从依起，处处要自己依着实际情形实事求是去做，因此就时时发生变动。”既然艺术教育肩负着完善人格的作用，肩负着培养以美育完善德育的改造社会之人才的重任，那么，承担艺术教育主体任务的学校，就不能不研究社会现状，不能不张扬起教育的风帆，对准社会需求的航标，破浪向前。

他认为，要达到普及美育、美化人生和社会的目的，要塑造内以求心灵之美、外以求风俗之美的国民素质，还不能忽视普通学校的艺术教育。因此，他不仅着力于培养专业人才，还十分重视培养中小学师资和普及社会艺术教育。当他在二三十年代审核新学制中小学艺术科课程纲要时，便明确提出应将原来作为“随意科”的图画、音乐、工艺课程定为正修科，并亲自为之编写了一套图画教材。早在1915年，上海美专便先后开办了函授学校、暑期学校和夜校，使广大爱好美术的在职、在学和待业青年，通过一定的专业培训，而找到启开艺术殿堂门扉的钥匙。

在教学手段和方法上，刘海粟在1924年便提出了足以醒人耳目的两点看法：“第一，要尊重个性，因为人的性格各有不同，万不能强使划一。第二，必须注意创造力。因为这种能力，便是支配艺术世界的能力。做些摹仿的呆板工作，是决不能达到图画教育底目的。”这些看法即使今天看来，依然不失其指导价值。

80多年来，刘海粟直接和间接培养了一批又一批艺术人才，遍及海内外，其影响之大，有口皆碑。

四、不渝的报国之心

孕育在苦难岁月，成长在新旧交替、大起大落的时代嬗变中，刘海粟之所以有那么一种百折不屈的强悍的艺术生命力，是因为有一颗赤诚的、不渝的报国之心。1983年夏天，海翁88岁为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作大型中国画《曙光普照神州》，曾题写九上黄山时的一首七律，内有“一轮最爱腾天镜，中有彤彤报国心”句，令人读时深感诗、画交融之妙。在这里作者对雄奇壮观山河的歌颂赞美，已是“报国之心”的一种形象转化！纵观大师一生的言行，始终贯穿着一条爱国主义红线，由最初的隐约、朦胧，到此后的明朗、显著，体现了逐步走向成熟的认识发展过程。

1912年，“谋中华艺术的复兴”的办学，无疑是少年刘海粟首次袒露报国之心之壮举。

抗日战争爆发后，在那硝烟弥漫的历史阶段，刘海粟曾满怀激情作大幅油画《四行仓库》，赞美“八百孤军”苦守四行仓库的无畏精神。1939年1月15日的《申报》载文对此评论道：“全部颜色的悲壮，手法的严肃和沉着尤非常人所能及。”继之，为了支持抗日，他先在上海后去南洋各地积极组织举办书画筹赈展览。如在印尼雅加达的展览，一次即筹得15万，这样多方征集资金，以尽快奉献给抗战事业。国难当头，他坚定地表示“有多少力量便要把多少力量贡献给国家”。郁达夫曾在1941年



1985年5月在东京个人画展上

2月6日的《星洲日报》上撰文说：“艺术大师刘海粟氏此次南来，……为国家筹得赈款是实实在在，已经很有效地尽了他报国的责任了。”1943年初，刘海粟在爪哇被日军发现，利诱、胁迫而不为所动，明确表示了热爱自己祖国的心志。遭受软禁一个阶段，后又被日军特务用飞机遣返上海，继续软禁。他在所作《英雄落魄图》一画中的题词表白了心境：“素描写出家国悲，泼墨狂扫风云壮。世人不识英雄面，窃窃私语笑相向。富贵不淫贫不移，坦荡原来江海量。”从中可感其浩叹中横溢的激越之情，刘海粟的人格力量也缘此生发出来。解放前夕，他曾大力支持美专师生的爱国民主活动，并同美专师生一起以护校、护厂等实际行动来迎接新中国的诞生。

解放后他的精神面貌更是焕然一新。虽多受挫折，特别是“四害”横行时期，但他的信念不变，壮志不减。他驱步于神州各地，以画笔来表现社会主义建设的景观，讴歌祖国的壮丽河山，泼彩、泼墨、讲学、题字，不事稍息；并数次将作画所得巨款，捐献给国家，捐献给社会主义艺术教育。为“繁荣祖国文化”而终身奋斗的拳拳之心日月可鉴！

1985年4月17日上午，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在中南海西花厅，会见了时任全国政协常委年已90高龄的刘海粟教授及其夫人。邓颖超同志在门口迎接刘海粟夫妇。她对刘海粟说：“欢迎您到我家来作客。我和恩来同志在30年代就知道您了。您在油画和中国画上的成就，在国内外都享有盛誉。您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培养了许多人才，为四个现代化建设，为精神文明的建设，作了许多贡献，大家都尊敬您。我们的国家非常尊敬您这样的老人。”

邓颖超还赞扬了刘海粟在逆境中坚持艺术实践和坚持从事社会主义艺术探索的精神。这样亲切的接见，这样崇高的评价，其内涵已远远超出了艺术创作和教育范围。对于志在献身物质和精神两个文明建设的广大知识分子，难道不正是具有了榜样的作用和启迪的意义吗？！

一位忠于祖国的赤子，一位将生命彻底融解到人民所需要的艺术中去的大师，精神永远不朽。



晚年会见来宾时留影



刘海粟美术馆外景

图 版

